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七十九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十五

起閼逢涒灘盡強
國大淵獻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太寧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脫謀為不軌
收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
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會工外翻札拒戰而死後趙將兵

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

東莞縣漢屬琅邪郡莞音官武帝泰

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將即亮翻

劉遐退保泗口

水經註泗水自淮陽城東流逕角城北而

東南流注于淮謂之泗口杜佑曰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

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

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

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守式又翻下同

掠

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

間民不聊生矣

河東弘農二趙之界上也

石生寇許穎

許昌穎川同是一郡地

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

魏收地形志陽翟縣有康城

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

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成主雄后

任氏無子

任音壬

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

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

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

蕩死見八十五卷惠帝太

安二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

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

好呼到翻

荷下可翻又如字驤

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

漢書曰立嗣必

思將翻分扶問翻

子所從來遠矣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

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致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吳子謁餘祭夷昧與季子同母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夷昧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反而君之闔閭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雄不聽是使專諸刺僚張守節曰祭側界翻昧莫葛翻

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

為下雄諸子殺班張本

班為人謙恭

下士

下遐稼翻

動遵禮灋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夏五月

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

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

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

勿以朝服斂是日薨

帟苦洽翻朝直遙翻斂力瞻翻

愍帝使者史淑在

姑臧

長安覆沒淑無所歸故留姑臧使疏吏翻

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

汜音凡禕吁韋翻

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

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

涼州牧涼王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

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驃匹錢鳳妙翻

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

非常人所能為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且應年

少

少詩
沼翻

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

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

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

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

王以

敦之狠戾而濟之以沈充錢鳳所謂凶德參會

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

惡鳥
路翻

請嶠為左司馬嶠

乃繆為勤敬

繆靡幼翻詐也

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

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

之名

錢鳳字世儀藻鑑謂善於人倫藻鑑也人有美質而加之褒飾謂之黼藻如衣裳之加藻火黼黻也

鑑所以別妍醜故明於知人而能褒獎後進者有藻鑑之名

鳳甚悅深與嶠結好

呼好

到會丹陽尹缺

晉都建康以丹陽太守為尹宋齊梁皆因之洪适曰西漢丹陽郡則治宛陵丹

陽縣則今之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陽西晉移郡於建業元帝改太守為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它書載漢晉此郡少有從木者至唐天寶年始以京

嶠言

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

咽喉音

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

人或不盡理敦然之間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

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

覘伺朝廷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

間古

覘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

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

溫嶠

字太真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

復入者再三

復扶又翻

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

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

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
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
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
之自拔其舌

王敦遥制朝權其所甚害者如郗鑒溫嶠
終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綱紀尚能

自立

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

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

北部諸軍事

以下文應詹都督橋南諸軍觀之
則東安北部謂秦淮水北諸軍也

與右將

軍卞敦守石頭

考異曰敦傳云王敦表為征虜將軍
都督石頭軍事明帝討敦以為鎮南將

軍假節今從明帝紀

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

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

郗丑之翻庾亮從才用翻

庾亮

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

壺苦本翻

郗鑒

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究

州刺史劉遐同討敦

夫理順者難恃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眾以犯關雖諸

公忠赤若只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復周戴石頭之事微郗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殆矣

詔徵峻遐

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

衛京師帝屯于中堂

按蕭子顯齊書高帝紀桂陽王休範之反諸貴會議帝曰中堂舊是

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軍節度則中堂當在宣陽門外

弟為敦發哀

帥讀曰率為于偽翻

眾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

尚書騰詔下敦府

下遐嫁翻

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

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

息子也謂以兄含子應為嗣也

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

丑騁

郢翻長丁丈翻

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

復扶又翻

今遣司徒

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

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

戶侯

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導為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按此詔云敦

以隕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購敦首今從敦傳

諸文武為敦所授月者一無

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

室

將即亮翻下自將親將同離力智翻

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

終身不調

單丁謂家止有男丁一人無兼次者調徒釣翻

其餘皆與假三年

居假

訝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

謂三番休二也

敦見詔甚怒

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

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

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

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

周撫等帥眾向京師

冠古玩翻
帥讀曰率

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

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

帥所類翻

鳳等問曰事克之日

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

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

元帝以第三子冲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越妃也

乃上疏

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

萬庵至江寧南岸

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南岸即秦淮南岸也

考異曰敦傳及晉春秋皆云三萬今從明帝紀

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

雀桁以挫其鋒

恟許拱翻桁與航同

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

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

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空導遺含

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

參問起居謂之參承詞候安否謂之詞承遺子季翻

或云

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

言當抑制鳳等使不得逞其凶逆也

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

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

謂如元帝永昌元年
敦克石頭時也

昔

者佞臣亂朝

謂刁協劉隗
也朝直遙翻

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

濟

言思授外
以自濟也

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

子危怖

怖普
布翻

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

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

王應字安期
斷讀曰短

自開

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

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

謂此事深駭眾聽
皆知敦應謀篡

先帝中興遺

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

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
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

或以為王含錢鳳眾力百倍苑城小而固

苑城蓋孫氏都秣陵

所築晉置建康於秣陵水北南渡建都依苑城以為守

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

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

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

抄楚交翻

吏民懲往年暴掠皆

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

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

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

一蹉跌

蹉上何翻
跌徒結翻

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

左傳吳人
入郢楚大

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投袂
言匆遽也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何補於既往哉帝

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

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

戰於越城

越城在秦淮南
帥讀曰率下同

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

匹磾之弟也

磾丁奚翻

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

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

困乏復臥

氣不能充體為困力不能舉身為乏

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

應曰

少詩沼翻

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

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

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

樂音洛

帝使吳興沈楨說沈

充

說輸為翻

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

任音

壬幣重言甘古人所畏也

詩節南山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左傳晉卻芮曰幣重而

言甘誘我也

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

我乎遂舉兵趣建康

趣七喻翻

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

按漢

晉以來宗正列於九卿然未以卿字繫官梁
置十一寺始繫卿字此卿字衍會工外翻

聞之起兵

餘姚以討充

餘姚縣屬會稽郡

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

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

王敦所署太守劉芳

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陽之永世立義興郡

平西

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

約屯壽春故得逐台任音壬

沈

充帥眾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

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

煙音

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

禍敗

沮在呂翻

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

此即玄武湖水也在

建康城北今在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上元縣北十里

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

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

十道俱進

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

斬之以降

降戶江翻

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

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

勞力到翻

賜將士

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

鳳從竹格渚渡淮

秦淮在今建康上元縣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鑿

山為瀆以斷地脉故曰秦淮或云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

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

軍趙允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

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籬諸門皆用

洛城門名宣陽門在城南面

拔柵將戰劉遐蘓峻自南塘橫擊大破

之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

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

沈充于青溪

青溪水發源於鐘山接於秦淮吳孫權鑿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

尋陽太

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

沈約曰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

漢屬廬江郡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柴桑縣

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

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

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

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

蘓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

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

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

剿子少翻

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

恐拜謝王含欲犇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

荊州王舒

王彬含

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

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

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

王應

之見猶能出乎尋常此敦所以以之為後歟
能立同異謂哭周顓數敦罪及諫敦為逆也
含不從遂

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

沈持林翻

王彬聞應

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

闔廬洲在江中賀循曰江中劇地惟

有闔廬一處地勢險與亡逃所聚

周光斬之詣闕自

贖

考異曰晉春秋云戴淵弟良斬鳳今從敦傳

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

家儒誘充內重壁中

重壁複壁也重直龍翻

因笑謂充曰三千戶

侯矣

時臺招募斬錢鳳者封五千戶侯斬沈充者封三千戶侯

充曰爾以義存我我

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

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

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瘞於計翻出尸焚其衣冠

跽而斬之

跽巨凡翻跪也

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

南桁即朱雀桁

希鑒

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

朝直送翻

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

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

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

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

亡

鄧岳字伯山

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

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廻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

首式救翻

得免死禁

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

討沈充報其夫仇

沈充殺張茂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帥讀曰率

充敗陸氏詣

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

克能也謝茂守郡不能式遏寇

虐為充所殺也為于偽翻

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

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

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

綱紀綜理府事

者也參佐諸僚屬也

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

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

朝府朝也懷蒲

逼翻朝直遙翻處昌呂

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但以目相視不

翻下晏處同恒戶登翻

敢發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

周頌酌之詩曰

遵養時晦毛氏註云遵率養取晦昧也

原其私心豈遑

鄭氏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晏處

言安處猶

如陸玩劉楨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

矣必其贊導凶悖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

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郤鑒

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

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

宜加義責

謂以大義責之

帝卒從嶠議

卒子恤翻

冬十月以司徒

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

羨余亮翻

應詹

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蘓峻為

歷陽內史

為蘓峻以歷陽稱兵張本

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

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

悅服 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

將即亮翻枹罕縣前漢屬

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自張軌鎮河西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枹罕縣屬焉枹音膚

張駿將討

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

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

殺人而心不矜惻顏不顰蹙者為忍忍而安之

則其亡必矣奈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駿遣參

軍王騰聘於趙

騰之

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鄉

能保之乎騰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

保何也

好呼到翻

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

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

公羊傳僖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

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我也

察邇者之變况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

謂得人矣

使疏吏翻

厚禮而遣之

是歲代王賀僂始親國

政

元帝大興四年賀僂立至是始能親政僂奴沃翻

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

東木根山

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

徙居之

三年春二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

臨力鳩翻

會黃龍

見嘉泉

據駿傳嘉泉在武威揖次縣揖次前漢作揖次孟康曰揖子如翻次音咨

汜禕等請

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

汜音凡禕吁韋翻

辛晏以枹罕降駿復

收河南之地

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

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

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

承當作承王敦之難諸人死之故贈以官

周札故吏

為札訟寃

為于偽翻

尚書卞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

事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壺苦本翻

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

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

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

事見上太寧二年梟堅堯翻

臣謂宜

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

何以勸沮

沮在呂翻

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

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

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

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

易曰履霜堅冰至

緣札

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

為幽厲耶然卒用導議

卒子恤翻

贈札衛尉

後趙王勒加

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

以元年廆執其使送建康也廆戶罪翻

廆遣世子皝索頭段國共擊之

皝呼廣翻索頭即拓跋氏索昔各翻

以遼

東相裴疑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乞得歸據澆水以拒

皝澆水即澆洛水也疑魚力翻澆古堯翻

遣兄子悉拔雄拒仁

考異曰燕書征虜

仁傳作悉拔雄後魏書宇文莫槐傳作乞得龜悉拔雄載記亦作龜燕書武宣紀作乞得歸悉拔雄今從之

仁擊悉拔雄斬之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

棄軍走皝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

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

者數萬

降戶江翻

三月段末杯卒弟牙立 戊辰立皇子

行為太子大赦 趙主曜立皇后劉氏 北羌王盆句

除附於趙

句古侯翻又權俱翻又音駒

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

襲之

將即亮翻

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

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

於河濱斬之

富平縣屬北地郡河濱大河之濱也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佗徒河翻唐勝州河濱

縣隋榆林縣地杜佑曰富平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案靈州乃漢富平縣地

今京兆富平縣西南有漢懷德故城此富平蓋漢懷德縣地

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

岳悉收所虜而歸 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

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楊賊安有天子牧伯

而向汝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

田崧字子岱趙使崧鎮仇池見上卷太寧

元年瞋
七人翻

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

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氏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

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劔前刺難敵不中

刺七
亦翻

中竹
仲翻難敵殺之

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後趙

降戶
江翻

同下

夏四月後趙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

晉本

紀斌作贊載記作斌將即亮翻斌音彬

殺之

後趙西

考異曰帝紀作石良今從石勒載記

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據

并州降趙

劉琨鎮并州愍帝建興四年為石勒所破置并州刺史治上黨王春章武人初起兵擾勒

渤海河間諸郡後歸于勒使守上黨春古慎字

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

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雅於用翻

荊州士女

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

遺

攝錄也

未嘗少閒

少詩詔翻

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

陰

爲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牛倨翻

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

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

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晉人多好樗蒲以五木擲之其采有黑犢

有雉有盧得盧者勝扑蒲卜翻

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

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

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

參猶三也

若

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

切峻切厲嚴厲也

還其所饋嘗出遊見

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

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

佃停年翻
治田也

孰而

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

頭侃皆令籍而掌之

皆令籍記而典掌之

人咸不解所以

解胡買翻曉也

以猶用也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

聽他經翻

乃以木

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

貯丁呂翻

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

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

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

數所角翻趣七喻翻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

時荊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

關中者使謨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為荊州此所

謂荆司皆晉司州之衆也帥讀曰率下同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

梁二戍此孟津戍蓋置於河陰石梁戍在洛北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

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與岳

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中竹仲翻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

之環音遏絕内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

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

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

水經註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東北流逕函谷東阪東

謂之八特阪

大破之曜屯于金谷

水經註金谷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又東南流

逕晉石崇故居在河南界

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

澠池

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

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阮其士卒九千

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阮其士卒七千餘人曜

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

恚於避翻郭

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

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眾南歸

復扶又翻敗補
邁翻帥讀曰率

眾皆道

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

魯陽縣屬
南陽郡

矩長史

崔宣帥其餘眾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

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趙主曜以永安王肩為大

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于渭城

單音
蟬

其左

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氏羌豪傑為之

羯居
謁翻

秋

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

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鎮廣陵 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

崧為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為左僕射 右衛

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

元帝為琅邪王虞為妃即位追謚曰敬皇后祔廟從

元帝謚曰元敬

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

宗汝南王亮之子也

俱為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皆忌

之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

管鑰也鑰關壯

也今謂之鎖匙

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

曰此汝家門戶耶亮益忿之

為下亮殺宗張本使疏吏翻

及帝疾篤

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陽王羨

有異謀排闥入升御床見帝流涕言羨與宗等謀廢大

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

羨余亮翻

壬午帝引太宰羨司

徒導尚書令卞壺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

將軍陸暉

按晉制領軍將軍在護軍將軍之上今先書庾亮而後陸暉亮以外戚受遺專權故也

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

更工衡翻

送也復拜壺右將軍亮中書令暉錄尚書事

復扶又翻

丁亥降

遺詔戊子帝崩

年二十七

帝明敏有機斷

斷丁亂翻

故能以弱制

彊誅翦逆臣克復大業已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

羣臣進璽

進璽於嗣君也璽斯氏翻

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壺正色於

朝曰

朝直遙翻下同

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

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興疾而至大赦增文武

位二等尊庾后為皇太后羣臣以帝幼冲奏請太后依

漢和熹皇后故事

言臨朝稱制也

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秋九

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

郗鑒車騎大將軍陸曄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

以南頓王宗為驃騎將軍

驃匹妙翻

虞胤為大宗正尚書召

樂廣之子謨為郡中正

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為本郡中正

庾珉族人怡

為廷尉評

漢置廷尉評晉曰廷尉評

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

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

悔

易繫辭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有家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

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

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戎者之父母皆當

命子以不處也

言人莫不惡死若各順其心則有戰戎之事為父母者皆不欲使其子就死地

也處昌呂翻

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廆與段氏方睦

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即去令支國人不樂

偽為于翻

樂音洛令音鈴師古郎定翻支音祇

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

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

帥讀曰率

自立斷句段氏自

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

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荊州刺史陶侃以寧

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

寧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寧州

先悉薦翻

蠻酋梁水太

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過

沈約曰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益先以授蠻酋殺爨量

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建寧郡惠帝
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懷帝永嘉二
年更名晉寧郡此復有益州太守蓋
亦以為位號授蠻酋也過他歷翻
皆叛附於成遜討

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殺之諭降李過

徼吉弔翻刺七亦翻降戶江翻

州境遂安

代王賀傉卒

傉奴翻

弟紇那

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咸和元年春二月大赦改元 趙以汝南王咸為太尉

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劉

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祖

鞠養也祖丑兩翻

願陛下貴之叔父皚之女芳有德色

皚魚開翻

願

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祖為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

立芳為皇后尋又以祖為太保 三月後趙主勒夜微

行檢察諸營衛齎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

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

從才用翻

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

關內侯

振忠都尉後趙所置也

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

為牙門光侍直有愠色

愠於問翻愠色者含怒而見於色也

勒怒并其妻

子囚之 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

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

泉陵縣屬零陵郡

癸酉以車騎大將

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為北中郎將監淮

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

史迭等不樂他屬

樂音洛

共以肇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

守劉矯掩襲遐營

劉遐屯泗口在臨淮下邳之間故矯得以掩襲其營

斬防等遐

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

驍古翻

遐嘗為後趙所圍妻單

將數騎拔遐出於萬眾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

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

卒子恤翻詔以

肇襲遐爵

肇爵泉陵公

司徒導稱疾不朝

朝直遙翻下同

而私送郗

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

行舉朝憚之壺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宏

裕不肯苟同時好

斷丁亂翻好呼到翻

故為諸名士所少

重之曰多輕之

曰少少

始沼翻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

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

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

中朝

謂西晉奏推奏之于上推按其罪也

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成人討越雋

斯叟破之

討斯叟事始上卷明帝太興元年嵩音髓

秋七月癸丑觀陽烈

侯應詹卒

觀陽縣屬零陵郡吳立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

庾亮用事任濫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

輩不後郝卞

名為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為等

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

不得

晉制四征四鎮大將軍乃得開府約平西將軍耳烏得望開府耶復扶又翻

及諸表請

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

侃二人皆疑庾亮刪之

刪削除也

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

謂破沈充錢鳳也

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

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

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

仰牛向翻屬之欲翻

稍不如意輒肆

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

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

為會稽內史

會工外翻

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

亮修石頭適以

資蘇峻拒義師耳

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

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

少詩照翻

德信未

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

也冬十月立帝母弟岳為吳王南頓王宗自以失

職怨望

宗解兵衛故自以為失職

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

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

劾戶概翻又戶得翻

亮使右

衛將軍趙盾收之宗以兵拒戰為盾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叢降封弋陽縣王太宗正虞盾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叢先帝保傳

叢宗兄弟也宗言近屬叢言保傳宗叙族叢叙官也

亮一旦翦黜由是愈

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蘓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趙將黃秀等寇鄣

鄣縣漢屬

南陽郡及晉分為順陽郡治所鄴音贊

順陽太守魏該帥眾奔襄陽

帥讀曰率

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世子弘鎮鄴配禁

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

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

驍堅堯翻

中山公虎自以功

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二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為後

虎殺遐及

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

弘張本

朝廷不為出兵

為于偽翻

聰遂寇遼道阜陵

二縣皆屬淮南郡師古曰遼音

峻音才由翻春秋公會吳于橐臯杜預云淮南遼道縣劉昫曰唐廬州慎縣漢遼道縣地

殺掠五

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寧蘓峻遣其將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敵兵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

作涂塘則壽春在涂塘之外朝直遥翻涂讀曰滁恚於避翻

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闔等

晉志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為濟岷郡太

康地志無此郡未詳濟子禮翻

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降于後

趙

夏戶雅翻降戶江翻

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于邾拔之

劉蒼鄒山記曰

邾城在魯國鄒縣鄒山之南去山二里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即此城也

彭城内史劉續

復據蘭陵石城

魏收地形志蘭陵縣有石城山復扶又翻

石瞻攻拔之後

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

考試經之制

秀考試經晉制也後趙至此始行之

張駿畏趙人之逼是

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於姑臧又遣使修好於成

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

使疏吏翻下同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下乃

同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

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

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閭至

言引領望晉此情常在而駿書

適至閭與之合也

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與成將羅恒戰於臺登兵

敗術死

朱提音銖時

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趙武衛

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

帥讀曰率下同

掠

三千餘戶而歸

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

敗補邁下同

乃

去趙官爵

去羌呂翻

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

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

惠帝永寧中張軌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

姑臧西北置武興郡閬音浪

揚烈將軍宋輯等帥眾數萬會韓璞攻

掠趙秦州諸郡

韓璞時在冀帥讀曰率

趙南陽王脩將兵擊之

即將

亮翻

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

枹音膚

秋駿使韓璞辛巖

救之璞進度沃干嶺

沃干嶺在晉興郡大夏縣東南洮水西北

巖欲速戰璞

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

數所角翻

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

相攻脩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脩夾洮相持七十餘

日

水經註洮水過狄道城西洮土刀翻

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脩

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

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

襲巖於沃干嶺敗之

敗補
邁翻

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屑乘

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

令居縣漢屬金城郡張寔
置廣武郡令居分屬焉

斬首

二萬級進據振武

振武在姑臧東
南廣武西北

河西大駭張閼辛宴

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庾亮以蘇峻在

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

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

必為亂

左傳楚令尹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朝直遙翻

今日徵之縱

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

也漢鼂錯議削吳楚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朝反疾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亮以為比復扶又翻朝

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

歷陽之與建康一江之隔耳難乃旦翻近其靳翻

一旦有變易

為蹉跌

易以鼓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

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

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

庾亮字元規

此國之大事峻已出

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朝廷

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

蠱呼各翻螫也不讀曰否

王公亦同此情

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

謂

嶠鎮尋陽也

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

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

朝直遙翻

亮皆不聽

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

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壯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

屯騎校尉

郭默時監淮北軍騎奇寄翻

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

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

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

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勁敵今中原未靖臣何

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復扶

又翻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

處荒郡而不見許任音壬處昌呂翻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阜陵縣屬淮南郡晉志曰阜陵漢明帝時

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

衆下衛建康帥讀曰率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

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西陲謂陶侃也足下無過雷池一步

也雷池即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水經註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為二峻多聚亡命恃其

兵力將逼京師朝廷遣使諭峻

使疏更翻

峻曰臺下云我欲

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

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

越范蠡遺大夫

種曰狡兔
死走狗烹

但當死報造謀者耳

言欲報
庾亮也

峻知祖約怨朝

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

智衍並勸成之

從才用翻

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敵

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

或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

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

內讀曰納

宣遂絕約不與之同

約于是赴歷陽宣將其衆營于馬頭山

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

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遂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

復以卞壹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鄒稽內史王舒行

揚州刺史事

鄒稽即會稽音古外翻王舒傳曰時徵蘇峻王導欲出舒為外援授會稽內史舒以

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于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于是改會字為鄒

吳興太

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

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

當利諸口

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諸口則峻兵不得渡江

彼少我衆一戰決

矣

少詩沼翻

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

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

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

取鹽米

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

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

章武王休叛犇峻雄釋之子也

彭城王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王休義陽

王望之孫

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

衛將軍趙盾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

湖以拒峻

慈湖在姑孰今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漂洲自漂洲

過白土磯入慈湖夾

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翼

典征討軍事

翼色洽翻

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丙寅徙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宣

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

姓譜裨姓鄭裨諶之

後

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

宣城之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為寇亂易以鼓翻

謂

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

之逐鳥雀

左傳魯大夫臧文仲之言

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

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

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別為縣賢曰

宣城故城在今

宣州南陵縣東

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並無疑是吳

所立屬宣城郡

桐川志後漢置廣德縣晉并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

晃大掠諸縣而還

還從

宣翻又

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

帥讀曰率詔以難乃旦翻

如字

北寇不許是歲後趙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

注陁北

張守節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據唐志鴈門縣有東陁關西陁關即其地也句

音紇那兵敗徙都大甯以避之

據水經註大甯即廣甯也廣甯前漢曰廣寧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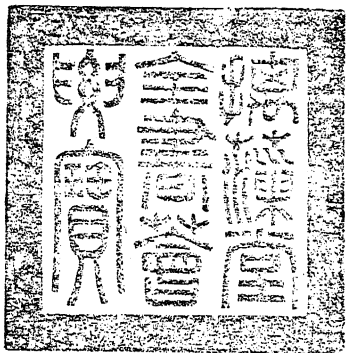
上谷郡後漢曰廣甯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甯郡

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

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
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資治通鑑卷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九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紀十六

起著雍困敦盡重光單閼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

自武昌東下軍于尋

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

處兵敗而死

炙之夜翻燔肉也

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

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

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

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即東陵口也帥讀曰率

臺兵禦之

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

陵阜也蔣陵蔣山之阜也覆舟山形如覆

舟故名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

小丹陽南道步來

漢丹陽郡治宛陵縣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置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

治建業建業本漢之秣陵也吳改曰建業晉復曰秣陵至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後避愍帝諱改曰建康元帝南渡建康置丹陽尹治于臺城西而丹陽太守舊治秣陵縣俗謂之小丹陽其路即今太平州取建康之路也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

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

分扶問翻

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

邑危逼

朝直遙翻

多遣家人入東避難

建康以吳會稽為東難乃旦翻

左衛

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

孥音奴子也

詔以卞壺都督

大桁東諸軍事

壺苦本翻桁讀與航同

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

等軍及峻戰于西陵

據壺傳峻至東陵口壺與戰于陵西成帝紀作西陵

壺等大

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率諸軍拒擊不

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

杜佑曰宋

齊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
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

壺背癰新愈創

猶未合

創初良翻

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眡盱隨父後

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

恨乎

眡之忍翻盱凶于翻夫音扶

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

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眾將陳于

宣陽門內

帥讀曰率陳讀曰陣

未及成列士眾皆弃甲走亮與弟

惲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

依溫嶠也

將行顧謂鍾雅曰

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折而設翻榱所追翻秦曰

屋椽齊魯曰摘周曰榱

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

復扶又翻

亮乘小船

亂兵相剽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

施待可翻施以

正船施工一船之司命也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

此手何可使著賊

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著直略翻

眾乃安

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

可啟令速出翼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

翼所甲翻

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

闓苦亥翻

以劉超為右衛將軍

晉志文帝初置中衛及衛將軍武帝受命分為

又音開

左右衛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

使與鍾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

服守宗廟

朝直遙翻

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

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

峻先以討沈充

功進冠軍將軍故稱之冠古玩翻

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

上時掌翻

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

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

捶止藥翻

令負擔登蔣

山

擔都藍翻又徒濫翻蔣山即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

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于此吳大帝為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子謂孫權祖亦諱鍾當因是改

也裸剝士女

裸魯果翻

皆以壞席苫草自障無艸者坐地以

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

苦詩廉翻覆敷救
翻下同號戶刀翻

初姑孰

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執必破臺城自非

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

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

稱是

言作物與布金銀錢
絹相稱也稱尺證翻

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

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讐

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

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

例不在見赦之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

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驃匹妙翻

許柳為丹陽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驍堅

堯翻弋陽王義詒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義為西陽王太宰

錄尚書事義降爵見上卷咸和元年義余亮翻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

冰不能禦奔郡奔會稽時以吳郡為吳國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至浙江峻

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蔭覆之吟嘯鼓柁

泝流而去蘧求於翻蔭陳如翻說文曰蘧蔭竹席也予謂從卅者今蘆蔭也柁以制翻楫謂之柁泝

蘓故翻逆

每逢邏所邏所謂津要置邏卒之所邏即佐翻輒以杖叩船曰

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

以待中蔡謨為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號戶翻

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丑郗

翻之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

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

給亮後趙大赦改元太和考異曰晉春秋云勒即帝位改元太和按勒建平

元年始即帝位
今從勅載記

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 蘇峻南

屯于湖 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

之宛於元翻
降戶江翻

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

約約左右閭禿貌類約

禿吐
谷翻

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

獲免光奔後趙 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庾亮

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

聞音
問

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

橫戶
孟翻

滅

亡已兆雖彊易弱

易以
鼓翻

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

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

充曰

從才用翻秋作從兄

考異曰晉書

陶征西位重兵彊

侃時為征

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雅梁專制上流

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荆

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

難乃旦翻下同

侃猶以不豫顧命為

恨事見上卷咸和元年

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

謂內輔外禦各有局分不

敢踰越也將即亮翻

嶠屢說不能回

說輸為翻

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

仁公且守

漢魏以來率呼宰輔岳牧為明公今嶠呼侃為仁公蓋取天下歸仁之義言晉之征鎮皆

歸重於侃也使

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叅軍榮

疏吏翻下同

陽毛寶

嶠為平南將軍以寶為參軍

別使還聞之

還從宣翻又如字

說嶠曰

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

左傳楚闕廡曰

師克在和不在眾也

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耶宜

急追信改書

信即使也

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

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

嶠

帥讀曰率

嶠有眾七千於是列上尚書

以侃為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

也上時掌翻

陳祖約蘓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

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

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

盟府謂侃府也侃為盟主故稱為盟府復扶又翻遺

于季翻

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

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

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于首啟戎

行

行戶剛翻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

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

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

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

綢除留翻繆莫彪翻纏綿也

一旦

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

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

言翹首企足以望侃兵之來難乃旦翻

假令此

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

此謂江州也長知兩翻

荆楚西逼彊

番東接邊塞因之以飢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

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還當以

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

謂侃子瞻為峻所殺

今約峻凶逆無道痛

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

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

復扶又翻幾居希翻

願深察所陳

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

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

臨力

鳩翻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番寇

近其

斬翻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

難乃旦翻

將即亮翻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

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

又斷賊糧運

間古覓翻

斷丁管翻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

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

為然

晉都建康糧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道王敦蘇峻之亂匡復之謀郗鑒為多

五月陶侃

率眾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

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

耶

陶侃字士行

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

修石頭以擬老子

見上卷咸和元年

今日反見求耶即與之談

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

趣七音翻

戎卒四萬旌旗七百

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叅軍賈

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

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

大雨道路泥濘

濘乃定翻淖也

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

肯乘而悲哀忼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

惡鳥路翻

以其

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

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

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

左右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光祿大夫

銀章青綬加金章紫綬者謂之金

尚書荀邃侍中丁潭

紫光祿大夫華戶化翻恒戶登翻

侍從不離帝側離才用翻離力智翻

時飢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

所受繾綣朝夕

遺于季翻繾綣戰翻又去演翻繾區願翻繾綣反覆不相離也孔穎達曰繾綣

牢固相著之意左傳曰繾綣從公毋通內外

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

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

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

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閭權督東軍司徒導

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

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晉又分吳興丹陽置

義興郡是為三吳酈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

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

將兵一萬西渡浙江

將即亮
翻下同

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

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眾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

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

累力
瑞翻

盡遣其家

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

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

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

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

南兵謂溫嶠之兵
便步謂便於步戰

令將士有上岸者死

上時
掌翻

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

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

帥讀曰率下同

告其

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

耶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由是飢乏嶠表

寶為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

軍事

監工衙翻

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

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

類篇茄子求加翻菜名子可食茄

葉似高蓼葉而青子熟於夏秋之間大如秤錘有紫色者有白色者及其熟也色正黃蓋其地宜茄子人多於此樹藪因

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

雍於用翻

丙辰侃等

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

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在大江南岸

直秦淮口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

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

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

敗補邁翻傳抹戀翻

侃答

曰古人三敗

謂魯將曹沫也

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

言不

宜數數如此數所角翻

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

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為小人宣

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彝自廣德進屯

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

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裨惠復勸彝宜且

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

紓緩也交至之禍言州郡多降峻兵將四合而交至也復扶又

翻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耻與逆臣通問

馬於虔翻

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蘭石在涇

縣東

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

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

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

請築白石壘

是時同盟諸將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

鑒為監白石壘在石頭東北峻極險固杜佑曰白石壘在臺城西宋武帝大明四年為蠶所置大毀於此

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

聞峻軍擊鼓嚴隊之聲

諸將

咸慰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

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

帥讀曰率

王舒虞

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

數所角翻

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

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

言雖遣還之晚猶勝不遣還也

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

三壘以分峻之兵執

曲阿秦雲陽縣也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毗陵郡大業里

名在曲阿壯丁度曰慶亭在吳興慶丑升翻裴松之曰慶攄陵翻

使郭默守大業壬辰

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淦口

淦口在尋陽今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有淦

浦

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

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

宣時屯皖縣馬

頭山皖戶版翻

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

敗補邁翻

箭貫寶髀徹鞍

徹救

列翻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

鞞許戈翻

還擊渙撫破走之

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

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

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眾潰

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後趙中山公虎

帥眾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

軹關在河內縣帥讀曰率

應之

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

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揚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

軍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

晉書地理志汲郡汲縣有衛關

虎懼引退曜

追之八月及於高候

杜佑曰今絳州聞喜縣北有高候原

與虎戰大破之

斬石膽枕尸二百餘里

枕職鳩翻

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

杜佑曰衛州衛縣漢朝歌縣紂都朝歌在今縣西

曜濟自大陽

大陽屬河東郡應劭曰在大河

之陽故曰大陽唐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春秋之茅津也

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

竭以灌之

竭烏翻

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

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

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後趙始置郡也降

戶江襄國大震

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郎中

索詢諫曰

理曹郎中張氏所置以掌刑獄索昔各翻

劉曜雖東征其子脩守

長安未易輕也

易以鼓翻下同

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

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

難乃旦翻量音良

駿乃止

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

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

更工衡翻

峻雅敬導不許永

等更貳於峻

貳者其心攜而兩向

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

誘音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

也袁渙事曹操陶侃溫嶠等與蕞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

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恟許拱翻朝士之奔西軍

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朝直遙翻點下八翻

驍堅堯翻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

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譽羊諸翻稱揚之也及累戰不

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貸他代翻借也侃怒曰使君

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

皆壯良將安在荊州接番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

復扶又翻

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珍賊不為晚也嶠曰

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

見三十九卷漢淮陽王更

始元年

曹公之拔官渡

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

以寡敵衆杖義故

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

前今挑之戰

挑徒了翻

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

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

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

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執義無旋踵譬
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逆人心必沮沮衆敗
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

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共成大功沮在呂翻敗補邁翻

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

說翰公本

應鎮蕪湖為南北執援前既已下執不可還且軍政有

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還無所據

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

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

年弢土刀翻

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

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

上時掌翻
斷丁管翻

若寶不立効

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

太守李陽說侃曰

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竟陵郡

今大事若不濟

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

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

句容湖孰二縣屬丹陽郡

峻軍乏食侃遂留

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

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郝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

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

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

曰吾受先帝顧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

復扶又翻

塞悉則翻

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

長丁丈翻今知兩翻

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耶

帥讀曰率下同

將斬

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

自解

謂急攻蘇峻健晃必還救之大業之兵自解

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

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

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

上時掌翻挑徒了

遣其

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脣軍敗之

薄迫也敗補邁翻

峻

方勞其將士

勞力到翻

乘醉望見脣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

如耶因舍其衆

舍讀曰捨

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

陳讀曰陣將

回趨白木陂馬蹟

蹟陟利翻踰也白木陂在東陵東趨七喻翻下兵趨同

侃部將

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齧割之焚其骨三

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

一鼓禽峻果如溫嶠之言

峻司馬任讓等共

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

任音

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

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韓晃

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虔亭壘督護李閔輕

車長史滕含擊破之

輕車長史輕車將軍長史也

含修之孫也商走

詣庾亮降

降戶江翻

餘衆皆歸張健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

欲自將救洛陽

將即亮翻

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

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

遐等出乃赦徐光

光被囚見上卷咸和元年

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

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

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

一戰而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

後趙都襄國冀州之地

自河已北席卷而來

卷讀曰捲下同

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

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不能進臨襄國

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

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

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

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

見賢通翻

中山公虎進據石門

水經注漢靈帝於敷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後儀渠口謂之石門而榮漬受河水亦有石門勒自統

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竭

水經注石勒襲劉曜塗出延津以河水泮為神靈之

助號是處為靈昌津騎奇寄翻趣七喻翻竭烏葛翻

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

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十二月乙

亥後趙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

無守兵大喜舉手拍天復加額曰天也

又復扶

卷甲銜枚

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

鞏縣屬河南郡有東訾城左傳單子取訾杜預曰在鞏縣

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訾子斯翻

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

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妖於驕翻

聞勒已

濟河始議增榮陽戍杜黃馬關

據水經黃馬坂在成臯縣河水逕其北謂之黃

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石

趙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羯居曜色

變使攝金墉之圍

攝馭也

陳于洛西

陳讀曰陣下揮陳同

衆十餘萬

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

步騎四萬入洛陽城

帥讀曰率

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

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

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

西陽門即洛城宣陽門也城西面南

頭第一門或曰西陽門

即第二門西明門也

勒躬貫甲冑出自閭闔門夾擊

之閭闔門洛城

曜少而嗜酒

少詩照翻

末年尤甚將戰飲酒

西面北頭門

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

跼足蹠曲不能伸也頓首低下不能舉也跼音局

乃

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

比必寐翻復扶又翻下同

至西陽門揮陳

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還走馬陷石渠

墜于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

中竹仲翻

為堪所執勒遂大

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

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

王頗憶重門之盟否

據水經注重門城在河內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

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重直龍翻

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

然復云何邪

復扶又翻

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

衛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暨李永與同

載已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

妓渠綺翻

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

岳被禽見上卷明帝太寧

三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

我殺石佗

見上卷太寧三年

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

扶

問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

降

翻江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

而惡之

惡鳥路翻

久之乃殺曜是歲成漢獻王驤卒

成封李驤

為漢王驤思將翻

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成主雄以李

玘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

玘阮古翻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

術以苑城附于西軍

說輸苒翻

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

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

苑城之南城西城也

右衛將

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

事洩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

將即亮翻任音

壬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

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中正

華恒平原高唐人少詩照翻行下孟翻華戶化

翻恒戶登翻

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執多所誅殺見恒輒

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

衛恒乃得免

冠軍將軍趙盾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

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

為後石勒殺祖約張本冠古玩

翻帥讀曰

其將牽騰率眾出降

降戶江翻下同

蘇逸蘇碩韓

率下同

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

十人

射而亦翻

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

將

將即亮翻

何不入鬪晃笑而還

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

禽大懼

被皮義翻

與南陽王脩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勲曰今

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并力拒之力不能拒

走未晚也脩怒以為沮眾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

以劉脩之

才武不能守長安以抗石勒劉曜既禽盾膽破矣喪息浪翻沮在呂翻

諸征鎮亦皆棄所

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卒怒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二月

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

滕含自輕

車長史進建威將軍長史

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

淮秦淮也驍堅堯翻

溫

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建於曲阿門隘不得

出更相蹈藉

更工衡翻藉慈夜翻

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

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

殺西陽王羨并其二子播克孫崧及彭城王雄

羨附蕞峻見上

咸和三年雄奔峻見上卷二年

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

偽為于翻

帝曰

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

令取故節

導自討王敦時假節其自石頭出奔也棄之

陶侃笑曰蘇武節似

不如是導有慙色

導為侃所譏自愧其失節

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微

等貳於已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

毗陵縣前漢屬會稽

郡後漢分屬吳郡晉分屬毗陵郡師古曰毗陵舊延陵漢改之晉分毗陵延陵為兩縣毗陵則今常州晉陵縣地延陵則今之潤州丹徒金壇之地宋白曰延陵縣本漢曲阿縣地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置帥讀曰

率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

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

故鄣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吳郡丹陽置吳興郡

故鄣屬焉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湖州安吉

縣故鄣之南鄉也今廣德軍漢故鄣縣之地杜佑曰湖

州長城縣西八十里鄣郡故城即秦

鄣郡縣城也復據又翻趣七喻翻

郗鑒遣參軍李閔

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

蘇峻傳作巖山據帝紀平陵山當在漂陽界沈約曰吳分

漂陽為永平縣晉武帝更名永世董覽吳地志云晉分

永世為平陵縣宋文帝元嘉九年併入永世漂陽二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

之豪請都會稽

會工外翻

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

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

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

古之帝

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

修則樂土為墟矣

樂音洛

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

伺相吏翻

一

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

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有諸中

也者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翼

為丹陽尹

復扶又翻翼所甲翻

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翼收集散

亡京邑遂安

壬寅以湘州并荊州

分湘州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

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

侃先督荆襄雍梁四州今加都督三州

郗

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

晉制驃騎將軍位從公驃匹妙翻

陸曄進

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眾卞壺及二子瞻

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

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

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

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

寵之哉

復扶又翻下同

導乃止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

江陵

偏在江北

又遠建康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

郡後置建昌郡水經注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石

岸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師閤也巴丘山

朝議欲留

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蛇冢

溫嶠輔政

朝直遙翻下同

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

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

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

稽音啟哽古杏翻

詔亮與

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

復扶又翻下同

乞骸骨欲

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

難難旦翻乃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

罪由臣發

事見上卷元年

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

海之責

塞悉則翻

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

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弃之任其自

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

粗坐五翻

優詔不許亮又

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

武帝太康二年分毗陵無錫立暨陽縣屬毗陵郡其地在

今平江府常熟縣界杜佑曰江陰晉曰暨陽按暨陽今江陰軍城秦漢為暨陽鄉晉置暨陽縣城更有暨陽湖

詔有司錄奪舟船

錄拘也收也

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

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

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豐歷陽等

郡也宣城郡屬揚州

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陶侃溫嶠之

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

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

而已朝野莫不怪歎

不料其如此而乃如此故怪之又念其平昔為何如人而今乃為此

故歎

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

付廷尉

勤王之師侃為盟主湘州又侃所督也故侃奏收敦沮在呂翻難乃旦翻

王導以喪

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

為光祿大夫領少府叅憂愧而卒

少詩照翻
卒子恤翻

追贈本官

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謚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
法曰敬卞叅何足以當之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
苟免卞叅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
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
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徙高密王紘為彭城王紘雄之弟也夏四月乙未始
安忠武公溫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

明二帝陵之北

偽為于翻

太尉侃上表曰嶠忠誠著於聖世

勲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

樂音洛

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以平南軍司劉胄為江

州刺史

胄本為溫嶠軍司

陶侃郗鑒皆言胄非方伯才司徒導

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

難乃旦翻

紀綱弛頓自江

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

南藩要害之地而胄以怙侈之性臥而對之

怙奢也怙音太又音

大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

溫嶠為平

南將

秋八月趙南陽王肅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

帥讀曰率
趣七喻翻

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

夏皆起兵應之

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蓋後趙分安定置也應劭曰祖

音置師古曰厲

肅軍于仲橋

鄭國渠涇仲山渠上有橋謂之仲橋在九疊山之東

宋白曰雅州醴泉縣城即仲橋城

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

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

義渠戰國時義渠戎之地前漢為義

渠縣後漢晉省

肅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

枕職

上邽

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肅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

千餘人皆殺之

載記曰自劉淵至曜三世二十七年而滅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徙其臺

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

雍於用翻

又

阮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

克之

屠各匈奴種前趙之族類也五郡屠各即匈奴五部之衆集木且羌種落之名屠直於翻且子於翻

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氏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于虎

虎表洪監六裔軍事

酋慈由翻降戶江翻監工街翻

弋仲為六裔左都

督徙氏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初隴西鮮卑乞伏述

延居于苑川

乞伏鮮卑部落之名後以為姓苑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流歷子城川

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伏所都也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界

侵并鄰部士馬彊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

子儁大寒立儁大寒卒子司繁立

水經注麥田山在安定北界山之東北有

麥田城又北有麥田泉儁奴沃翻乞伏始見于此

江州刺史劉脩矜豪日甚

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

情懇於脩

默蓋自平蘇峻還至尋陽而被徵也晉志云按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武帝時

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皆宿衛兵也樂音洛邊將即亮翻下同

脩曰此非

小人之所及也

晉以後文武之士率稱小人今西北之人猶然

默將赴召求資

於屑屑不與默由是怨屑屑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保

露見之

保郎果翻

默常切齒臘日屑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

水中

信使也

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

運漕而屑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屑官書下

下選稼翻

屑

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為妻

寄寓者為僑人蓋古

蓋翻肫徒昆翻

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

受免

謂屑不受免官之命也

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

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為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盾

帥讀曰率

盾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

被皮義翻

動

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盾下斬之出取盾僚佐張滿

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盾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

外掠盾女及諸妾

孔穎達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以得接見于君子也

并金

寶還船初云下都既而停盾故府招引譙國內史桓宣

宣固守不從

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于武昌

是歲賀蘭部及諸大人

共立拓拔翳槐為代王

賀蘭部擁護翳槐見上卷咸和二年

代王紇那奔

宇文部

後周書言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朔野後有大人普回因狩得玉

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

國號宇文因以為氏予謂此蓋宇文氏既興於關西其

臣子為之緣飾耳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

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此言為得其實

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犍居延翻河南王

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酋慈由翻吐延不抽

劍召其將紇於泥紇胡骨翻又恨竭翻使輔其子

葉延保于白蘭白蘭在吐谷渾西南其地險遠羌之別種居之西北接利摸徒南界鄯鄂風俗

物產與宕昌畧同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好呼以為禮公孫

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

左傳魯衆仲曰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杜預注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五年春正月劉膺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

已亥大赦梟膺首于大航

驍梟並音堅堯翻

以默為江州刺史

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

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

妓渠綺翻

參佐多諫曰默不被

詔豈敢為此

被皮義翻

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

年幼詔令不出宵懷劉胄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

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

謂蘓峻新平也

難乃旦翻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

騁丑郢翻從子容翻

發使

上表言狀

使疏吏翻上時掌翻

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

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胄首答侃書曰默據

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

艦戶點翻

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

朝廷得以潛嚴

潛密也潛嚴密敕諸軍嚴裝也

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

風發言其速也

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

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

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

帥讀曰率

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

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

約

事見上卷咸和二年

豈肯同郭默耶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

宣曰明府心雖不爾

不爾猶言不如也說翰芮翻

無以自明惟有以

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為

掾

掾于眷翻

上宣為武昌太守

上時掌翻上言於天臺也

二月後趙羣

臣請後趙王勒即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字世龍初名胄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蜀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

帥

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

驃匹妙翻單音蟬

斌

為左衛將軍封太原王

斌音彬

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

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

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

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

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

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皆為尚書參

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

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

懷帝永嘉

六年勒據襄國端拱仰成

仰牛向翻

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

劉岳

見上卷明帝大寧三年

北走索頭

見上卷咸和二年索昔各翻

東平齊魯

西定秦雍

平齊魯謂滅徐龕曹窺也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寧元年定秦雍謂滅劉氏

降苻姚也

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

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

吻武粉翻口邊曰吻鳥雛始出巢者口黃未褪目之曰黃吻言

也少艾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

復留種也

塞悉則翻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

粗坐

五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

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

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

輒誅之

背蒲妹翻

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

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乃收約并其親屬

中外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帳初祖逖有番

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

種類章

勇吾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為

左衛將軍及約之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

祖逖

字士雅

乃往就市觀刑逖廢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

匿之變服為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郭默欲

南據豫章

欲自尋陽而南據也

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

固守聚米為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

至湓口

湓口湓浦口也湓蒲奔翻

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

縛默父子出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侃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

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

至是侃都督八州以

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

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趙將劉微帥衆數千浮

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

沈約志晉陵太守有南沙令本吳縣司鹽

都尉署吳時名沙中吳平後立暨陽割屬之晉成帝咸

康七年罷鹽署立以為南沙縣今平江府常熟縣地帥

讀曰率抄

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

楚交翻

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

駿失河南地見上卷咸和二年五屯護軍武街石門侯和潁川

也甘松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

九錫

臚陵如翻

駿耻為之臣不受留穀不遣

初丁零翟斌

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為句町王

朝直遙翻句音胸町音挺

考異曰晉書春秋作翟真按秦亡後慕容垂誅翟斌斌兄子真北走故知此乃斌

也

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即皇帝位考

異曰載記云自襄國都臨漳即鄴也按建平二年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三年勒如鄴臨石虎第勒疾虎詐召石宏還襄國至虎建武元年九月始遷鄴是勒未嘗都鄴也

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

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弘好

屬文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

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悋悋

弘字大雅

情情安和貌
音揖淫翻

殊不似將家子

將即亮翻

光曰漢祖以馬上取

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

之道也

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氏注曰勝殘能使殘暴之人不為惡也去

殺去刑殺也勝音升去羌呂翻

勒甚悅光因說曰

說輸尚翻

皇太子仁孝溫

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

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

朝直遙翻

勒心

然之而未能從 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

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

監工衛翻

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

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

幟尺志翻

曰彼若使人觀

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

騎奇寄翻

相策

相策謂相策應也杜佑通典作相禁一曰相策屬下句策計也猶言計汝不復得走也

不復

得走矣

復扶又翻下同

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

偵者還以告周撫

偵丑鄭翻

撫以為趙兵大至愆奔武昌敬

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眾自石

城降敬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

以戍之趙以敬為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

休屠王羌

叛趙

休屠王羌石武之部落也屠直於翻

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

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于趙

更造新宮

蘇峻之亂宮闕焚毀故更造之更工衡翻

甲辰徙樂成王欽

為河間王

河間王顥之死也詔以彭城王植子融為顯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元帝又以彭城王

釋子欽為融嗣今復其河間舊封

封彭城王紘子俊為高密王

初元帝以紘繼

高密王據後及彭城王雄以附蘇峻誅紘還繼本宗以俊奉高密王後考異曰宗室傳作俊今從帝紀

冬十月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攻巴東建平

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

費扶沸翻監工衡翻

考異曰帝紀作陽
謙今從李雄載紀

六年春正月趙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

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

吳郡吳孫權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復曰丹徒仍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毗陵郡晉改毗陵曰晉陵劉昫曰唐蘇州崑山縣漢婁縣地復扶又翻下同郗鑒擊却之三月壬

戌朔日有食之

夏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上黨

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
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
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况富有四

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

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

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

襄國城西史言石勒能矯其獷悍之習而修文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

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降戶江翻九月趙主勒復營鄴宮

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

導禮記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祭餘肉曰胙今謂之祭福肉且命無下拜晉以周之禮齊桓公

者禮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即位冲幼每見導必拜與導

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

帝應敬導不

不讀曰否

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

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况

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爽議以為三朝之首

元旦為三

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如字

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它日小

會自可盡禮

以君拜臣謂之盡禮可乎

詔從之爽組之子也慕容

廐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
宋該等共議以廐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

以當重鎮宜表請進鹿官爵參軍韓恒駁曰

鹿戶罪翻使疏吏翻

恒戶登翻駁北角翻

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

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

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鹿不

悅出恒為新昌令

新昌縣屬遼東郡

於是東夷校尉封封抽等疏

上侃府

上時掌翻

請封鹿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

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

鹿加車騎將軍

故侃稱之官謂天子勒謂石勒也騎奇寄翻

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

騰箋以達

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
陶侃復書殊得體天臺尊晉室也不讀曰否

資治通鑑卷九十四